

談一席記者藥醫

在一般的觀念中，記者是天生的懷疑主義者，記者的地位，在一般人心目中，卻沒有一個標準看法。有些場合「記者被崇奉為無冕之王，趨奉恭維，唯恐不周；有些場合，記者被貶為毒蛇猛獸，趨避隔離，唯恐不遠。同樣的，記者的地位在自己行列裡，也未有一致的看法。有人認為記者只是新聞的發掘者，與一般從事筆耕的人，並無兩樣；有人認為記者有特殊的任務，應享有與眾不同的特權。正由有此看法和紛歧，以致記者應有和應居的地位，反而湮沒不彰，以致外人對記者有涇渭不分的評估，而新聞界人士，對自己的陣容，也有薰蕕同器的遺憾。

當然，此種情況的造成，和政府對於與醫師、律師、會計師具有同樣自由職業性質的記者沒有頒定一個記者法，來確定其必須資格，明定其權利與義務，因之，消極方面：人人得為記者，品類馬得不濫；團體無權制裁，陣容何能整齊。積極方面：義務未列明文，自無善盡理由；權利未有規定，自然多少無據。

醫藥記者，也不例外。醫藥記者在醫藥衛生知識的傳播有不可磨滅的貢獻。而同時有些大眾傳播界犯了下列錯誤：一、新聞與廣告之矛盾竟然並存於對公眾的傳播。二、濫於刊登不實的醫藥廣告。因此之故，醫藥衛生知識的傳播已是刻不容緩的事。如何透過大眾傳播與其他方式來灌輸醫藥衛生的起碼常識，在醫藥記者而言是責無旁貸的。

策劃：曾鼎昌

採訪：郭世雄

李聰哲

林伯洲

李惠揚

張旭陽

執筆：曾鼎昌



徐梅屏小姐畢業於政大新聞系編採組。

「當初為何選上這醫藥新聞一途？」

「非自己選，是報社指派的。」

「我們知道，醫藥記者對醫藥傳播，有其地方；同時，對於醫院貧苦病患，記者有時可在報上加以報導，而得各方之樂捐。您是否覺得須有關科系的人來幹這一行較為適當。」

「我覺得未必見得，要看醫生本人。如果醫生較關心社會上其他人，同時對人與事之看法較為敏銳，則較適合幹記者。同時，醫生自己的表達能力也很重要。如果太學術化，則不能就一個問題深入淺出的向社會人士解釋。」

當被問及記者之條件時，徐記者笑了。這是一個經常被問及的老問題。她的看法一直是沒變。記者天生就必須對發生新聞的人和事感到興趣，他的操守要正直、公平。一個人不該完全內向，也不該完全外向；記者也該能靜，也能動。一個記者既能跟別人交朋友，卻不會陷下去感情用事。他必須樂觀，進取。總之，一個理想的「人」是什麼樣，一個理想的記者就該是什麼樣。

自新醫法實施後，多少密醫仍舊在行醫？多少醫院廣告仍不符合規定？多少醫師執照仍被非法使用著？記者對這些問題是頗有感觸的。固照，有關機關有執行不力之處，醫生自己本身也該檢討。為什麼要把執照租給別人呢？至於中華醫學會和台灣醫學會合併問題，則似可不必，只要醫界內部團結，又何在乎幾個學會呢？

「幹了四年記者，是否覺得記者有那麼一點神氣呢？記者的任務何在呢？」我們又問了。（外行人總有那麼一點好奇。）

「我想記者主要充當橋樑角色，把醫藥常識傳播給普通老百姓，並反應一般民衆意見給醫界。我不想用「神氣」兩個字，我只覺得有些事情因報社力量而更有份量。當不平之事發生了，我比較更能講話，且講得比別人更大聲。你們學校的刊物也可講這些啊！」

醫藥記者有其困難的一面，徐記者說，一方面他會怕一般大眾因為從報上獲得的一知半解之醫藥知識而變得疑神疑鬼；另一方面又擔心受到存心不正的人之利用。就會有人，假借兒子生病需錢之理由，找上醫藥記者，要求報上刊載請善心人士樂捐的文章。若真有糊塗的記者不察事實就會讓對方利用了社會的同情心，就聽說過有人把這些錢用來還債或乾脆出國的事。

在此，徐記者希望醫學生畢業後，不受社會污染，能繼續秉著良知行事；把病人當做自己家人看待，隨時督促自己進修、做研究。

踏出中央日報大樓，我們四人都有一共同的想法，那就是——記者畢竟是記者。

最後，我們願意在此說一說我們自己之意見。我們知道，記者們之看法有其客觀、廣泛之一面，也有受到限制之一面。因他們畢竟不是圈內之人。同時，兩個記者，對同一問題，也有意見相左的時候。我們所希望者，端在借重記者廣泛接觸面之特長，以便更能多方面表達出社會大眾對醫界的期望。藉以促成兩者之間更進一步的溝通。我們相信這是對我們醫界，對社會大眾都是有意義的工作。



陰雨連綿的日子終於放晴了，那天在台大醫院外科研究室與泌尿科門診間的二樓通道上，我把頭埋在膝蓋上，曬太陽。

身邊響起了腳步聲，我沒去理他。接著我聽到了一串熟悉的聲音：「小姐，妳有什麼困難？」抬起頭來一看，是江萬煊教授。他釋然的笑了：「原來是妳。我還以為那位小姐在這兒傷心呢？」

她首先提起了這段事，打開了話題。

她說，那是去年十一月的事了。當時她曾為這事感慨良深：「這才是一位醫生！」

李小姐認為，一位醫生應該有著主動關懷別人的心境。醫生除了醫病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記得他是醫「人的病」。

有一句話可以形容人們對於醫生的期待——「仁心仁術」。李蜚鴻說，古時候如此，現在也如此，一位好醫生，必須要具備仁心仁術的條件。

她指出，社會對於醫生的要求相當高，但也相對的賦予醫生很高的社會地位，人們尊稱醫生為大夫，先生，見到醫生總是畢恭畢敬的，台灣南部的居民喜歡把女兒嫁給醫生等等，都表示了人們對於醫生的尊敬。

她說，若以仁術本形容醫術，仁心可以解釋為醫生的態度。醫術在這些年來，很明顯的有著很大的進步，但是仁心却無甚進展，且似有沒落的趨勢。

慢慢步入了商業化的型態。

她說，如果醫生心存仁心，主動的關懷病人，照顧病人，病人將會感到無限的感激——醫療糾紛的問題自會減少。

李蜚鴻小姐指出，過去國防醫學院曾經做過一次調查，發現行醫愈下者，愈沒有醫德，這或許是職業上的痼疾，但頗值得醫學者做為一項借鏡。

問及「醫藥記者是否由醫藥有關科系擔任」比較適當，李小姐認為報紙報導的醫藥新聞的對象，是一般民衆，若由醫藥專業人員擔任醫藥記者，在專業知識方面將較豐富，但很可能所寫的稿子，在他本人已認為非常簡單了，但仍令一般大衆感到艱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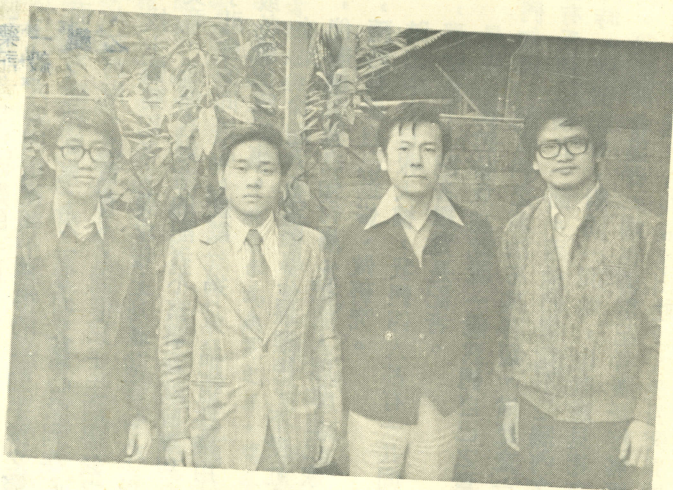
我們則以學醫藥記者很少具有非常毅力的，時常要求自己在公餘之暇自己進修醫藥方面的知識，主要的是記者們太忙了，同時醫藥知識也並非短時間內就可獲得的，因此我們希望醫藥記者除了日常採訪外，更應該利用機會，多和醫事人員接觸，參加醫事人員的聚會，或者打入醫事人員的生活圈子，唯有這樣，時間久後，才能對醫藥知識有一較深的概念。

醫藥記者在寫好一篇醫藥文章後，應該請專家學者看過，報導應正確，不可模稜兩可，更不可以偏概全，把錯誤，或亂掉的地方減少到最低限度。許多的新聞從業人員，務必有一項受過專門訓練的特長，才能與新聞本行相得益彰。

畢業於師大社會教育系新聞組的李蜚鴻，很健談，在報上，她以清新洗鍊的文筆，深入淺出的報導醫藥新聞，真是做好了提高一般民衆醫藥知識的橋樑工作，談話間，她則予人一種成熟在外，芬芳在內的溫馨感。

充滿挑戰性的記者生涯，充實了她的精神領域。工作的廣泛性，也開闊了她的胸襟，成長了她的才智。日新又新的「醫藥新聞」，迫使她不斷的向前邁進。她說，知識的園地非常美麗，辛勤的耕耘自會有所收穫，而辛苦在其中，樂趣在其中。

聯合報 劉復興



李惠揚·曾鼎昌·劉復興·郭世雄

「當初我所接受的新聞教育都是一般性的，主要是廣泛的社會科學知識以及加強我們的專業精神。在學校裡，我特別愛好運動，所以想畢業後當體育記者。可是進入報社後，由於沒有體育記者的缺，就從社會新聞開始『跑起』。磨鍊了兩年，奉派接一位記者的缺，開始跑醫藥。起初，由於一方面本身缺乏醫藥知識，另一方面一般醫師對什麼新聞沒有什麼概念，所以跑起來相當辛苦。後來我改變一個方式，先從一些國外雜誌發掘一些大家較關心的報導，當作線索，然後，再請教專者學者。寫了怕錯誤，再把稿送給當事人過目。就這樣漸漸充實了一些有關的知識和經驗。」

「最近醫院新成立很多，如長庚、國泰、中山……以及我們學校的附屬醫院，請問記者有何感想。」

「一般所謂的『貴族醫院』，住得起的人畢竟是少數，平常病房就住不滿。所以新醫院的成立對它們是有相當影響。這些醫院以幾所大醫院的所請名醫為班底，因此仍有他們固定的病人來源。至於長庚及馬偕，屬於大衆化的醫院，因此仍可維持一定的業績。至於貴院的附屬醫院，我認為比較像是社區醫院，是以吳興街一帶居民為主要對象，病人中以薪水階級及工人階級較多。關於你們所提出的『百元門診』，我覺得不切實際。例如普通上呼吸道感染，開普通三日的藥，含一些抗生素及阿斯匹靈，我想就不只一百元，如再加上X光或一些生化檢查，則更不止了。所以『百元門診』我想應該是一種宣傳或是號召，不值得用來『號召』一般民衆，以免他們誤解一百元可解決種種疾病。」

關於我們附屬醫院的門診主要有兩項，一項是百元門診，另一是一般門診。『百元門診』是本著「服務社會，嘉惠病患」的原則下設立的，但是有一定的服務範圍——如果病患只需短時間治療，就可痊癒的，不需要其他特性的醫療服務，其用藥量為兩天份，不須要其他針劑者，則列為『百元門診』服務項目，如需要其他特別的檢驗，包括心电图、X光等，且需特殊治療成長期治療時，則列為『一般門診』項目內。

關於此點，醫院的掛號處有專人為病患服務，在探詢病人的病況後，就可決定掛『百元門診』或『一般門診』。

「對於醫師收紅包，記者的見解如何？」

「我認為若以很強烈的方法禁止，似乎不可能覺得無可厚非。若是紅包成為達到某種目的的條件，那就非常不應該。現在，紅包問題門得如此大，一方面是送紅包被醫院的「阿巴桑」之流把話傳來傳去。最後變成某某醫師沒有紅包不行。因此給一般民衆看病時，造成一種壓迫感。事實上，我認為大多數的醫生，若沒有紅包，並不會影響他們的敬業精神。另一方面，好比外科，排在一、二天最後的手術，有時不能如期進行。這很容易使病人誤解。」

爲是沒有送紅包的關係。」

「當了這幾年的記者，有何令記者難忘的事情。」

「比較令我難忘的，就是一些我本身實際參加採訪，且自認報導得蠻不錯的新聞。例如，蔣桂琴最後的生涯，一連串斷掌接合成功的新聞，此外，最近台大畢業的一位醫師，將去當「健康世界」的總編輯，負起醫藥知識傳播的責任，也很令我感動。我一直覺得，能把大家心裏想到但卻說不出來的話表達出來，往往會收到許多讀者的共鳴。」

「最後談談記者當醫藥記者有何『抱負』？」

「我最大的抱負，就是從社會做醫療教育，做爲醫生和病人間的橋樑。例如我曾在一篇文章裡，很詳細的把History taking 報導出來。最主要的是讓病人了解醫生問話的重要性，因爲病人有時覺得醫生問了許多不相關的話。事實上，醫生所問的每句都有其目的。只是大多數醫師無暇向病人解釋爲什麼要這樣問。因此，我過去所報導的一些不道德的醫療行爲——如車禍患者打Valium 以及部份醫生與藥商勾結收回扣的行爲……等等。我儘量報導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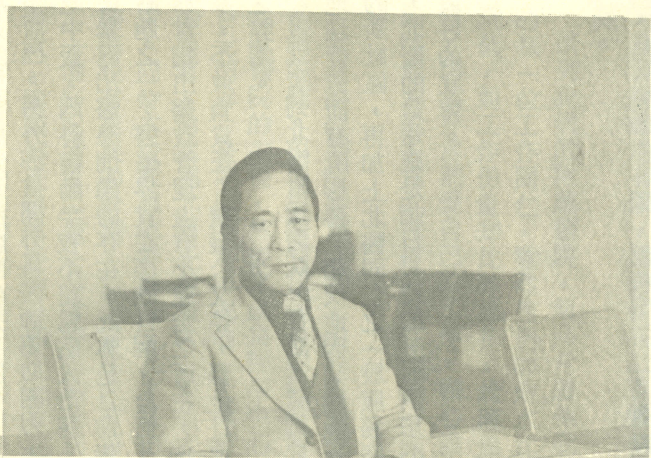
劉復興，現年三十歲，畢業於政大新聞系。

有很多人關心到附屬醫院地處一隅，將來在經營上有所困難，維持不易。其實，不然，一個醫院的經營主要在於醫師的醫療技術上是否能博得廣大病患的信賴，其次是醫院的醫療儀器及設備，是否合乎現代化標準，能否合時代的要求和社會的需要，再次就是醫護人員的服務態度是否週到，以上三點能做到便是一個很成功的醫院。即使是地處偏遠，而病患亦將「不遠千里」來就診。

爲何有些病患要指定醫生，或出國就醫，這何嘗因路途的遙遠而却步。古時有一諺語：「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龍則名」。就是一明證。何況我們附屬醫院，在吳興街，不僅不爲偏僻，相反地，正是很適宜興建一所大醫院，在學校本身來說，是在醫學教育邁進一大步，在醫院本身

來說，也是服務社會，造福人群，嘉惠病患的一大貢獻，同時更有一種無比的光明前途和信心。

中華日報 孫奕材



孫奕材，筆名若梅，江西人，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肄業，現任中華日報記者，具有二十年採訪新聞之經驗，是位資深新聞工作者。

當「記者」同學們到吳興街一九一巷訪問孫記者時，發現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長者，於是訪問就在毫無拘束的氣氛下展開了。

身爲醫藥採訪記者，他就保有滿櫃子的有關醫藥知識的剪貼簿，不管任何來源，只要是與本身工作有關的，他都剪下來妥爲保存與整理，這對於他的採訪工作自有莫大的方便，更能加強報導工作的正確性。另外，像其他職業一樣，一份敬業的精神亦是必備的，像記者的待遇不高，若無一份對工作

的狂熱，日久必會生厭的，更甯說不辭勞苦去『跑新聞』了。故孫記者幾無閒日，每天必往外跑，至於能否跑到新聞那是另一回事，單就這點來說亦足令同學們生出敬佩之心了。最後，當一位記者還須有工作效率的觀念，曾有一位高級警官對他說：任何機關辦事，如有新聞記者的效率，推、拖、拉的字眼自然不存在了。試想跑了一天的新聞，回來趕著半夜的交稿排版，有時且有一位工友在旁等稿，寫完一張稿約，他馬上搶去排版，根本不容有思考與更改之餘地，還須記者前一張的結尾以便下一張之銜接，還得適時『煞車』以免字數超出預定的版面，其緊張之狀態又豈是局外人所體會得出的？至於新聞記者經常隨著事件的發生而上下海，其辛苦的情況亦是可想而知的。說到爲何選擇醫藥記者，孫記者說，還是在未進入中華日報之前已先從事了九年醫藥有關的採訪編輯，故後來也就順理成章的專責這方面的工作了。

接著同學們請他發表對於醫藥界的感想與展望

醫學界不夠團結，醫學會五花八門

孫記者指出台灣醫學界自我標榜的風氣歷久不衰，其間仍不乏自吹自擂、大肆宣傳的人，而缺少腳踏實地的那股勁，如此自然成爲一盤散沙，在群龍無首的狀態下，自然不易推行較有實益、較有意義的工作與事務。又如醫學會，就有中華醫學會與台灣醫學會兩大團體，各搞各的，結果誰也沒有搞好；每年的醫學會聚會一下，發表數篇研究論文，未免有點虛應故事的味道。若能將兩者加以合併，大家同心齊力，不難提高自身的水準，進而建立起國際間的地位。據一位學成歸國的醫學博士指出：以前台灣醫學會雜誌可在美國之世界醫學雜誌目錄上找到它的名字，現在已被取消了，更奢言建立起一本權威性的醫學雜誌了。而且台灣各種醫學會名目繁多，各科各行其是，似乎互不相干，且又缺

少專任人才，大多為兼任負責人，自不易專責其事而搞得有聲有色，若能統一起來，且派專人負責，則較容易推動各種會務，為會員謀取最大利益，提高醫學水準自更不在話下。

醫藥會業為一潮流，勢在必行

中國古時即已有醫藥分業的雛型

大夫到家裏診斷病人，開處方，令病家到藥店「抓藥」的情節「不是常出現在各種舊時的故事裏嗎？如今外國已漸普遍化，而我們才有人倡議施行雖然有人主張利弊參半，例如有人說如此反而增加病人負擔，又有人認為如此可防止醫院之漫天要價，因為病人照著「貨比三家不吃虧」的原則，自然同一牌子的藥大家寧願買便宜一點的，姑不論誰是誰非，但有一件事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現在並非每家醫院皆有藥劑師，若配藥的工作交給一般普通的「練習生」為之，豈不增加錯誤的機會？至於有人擔心醫藥分業以後，若醫師不配藥而光拿診察費，似乎有些病家認為有點匪夷所思，因為一向有一個觀念：「貨物才能賣錢，而知識不然」，這個就有待病人知識水準的提高與觀念的改變了。綜言之，醫藥分業是世界潮流，想來施行只是時間問題。

醫療糾紛增加形成一新的問題

談到台灣之醫師管理，孫記者指出似乎較世界先進國家顯得鬆弛多了，單就醫學院畢業生來講，考得了執照即可自行開業；而多年的開業醫師之在職進修亦嫌不夠，自然不易跟得上教學醫院的水準，那麼醫療糾紛的發生自所難免了。孫記者指出，一個醫學院之畢業生不管有否考得醫師執照，至少須在正規醫院當二年的住院醫師方才適宜獨當一面而自己開業。另外由教學醫院定期舉辦開業醫師講習會，亦是刻不容緩的事，如此可望減少醫療糾紛。另外，一個健全的醫學鑑定委員會審理醫療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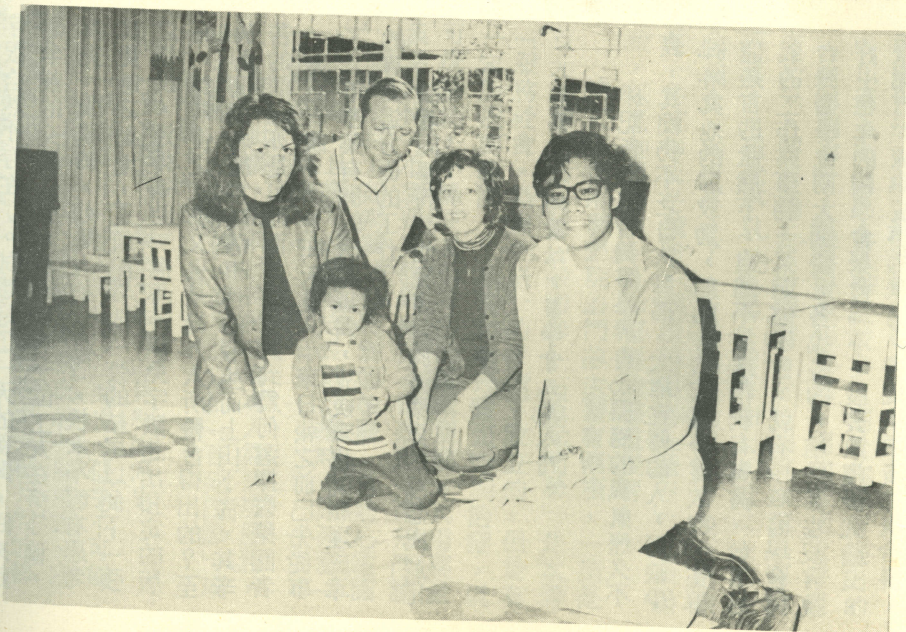
，亦是絕對必需的，總之，從表面上看，醫療糾紛似乎純粹是醫師與病人之間的事，而與它事無關。但事實上它所牽涉的問題不可謂不廣。

沉論醫德問題及其他

關於近一、二年來成立的一些綜合醫院如國泰與長庚，孫記者指出一般人對之尚有明星觀念存在，例如以資本雄厚見稱，以大牌醫師為號召以廣招徠，於是人們便趨之若鶩。曾有一個笑話：某大牌醫師經一個月治癒某病人，出院次日見到該病人時，竟不記得其所患之病症，而這大牌醫師曾因接受該病人的紅包而天天巡視該病人，顯見其只是虛應故事而已。另外亦曾聞外科醫師協助開刀，中途出去吃中飯，內科醫師半夜不願為病人治病……等，在在暴露出醫德問題的存在，此亦是目前眾口紛騰的話題之一，醫學界實在應該自醒、自清了。孫記者亦曾指出醫政管理上有不健全之所在，例如打太極拳，不敢負責任；擅發公文等，都是目前亟待解決之弊端。

再就談到北醫附設醫院，孫記者認為北醫不會因地理位置而有所影響，相反地因其腹地正是發展中的新社區，再加上北醫同仁之一股服務病患的熱誠，北醫的前途應是指日可待的，而病患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宣傳。

新生報 馮永寧



馮永寧，現年三十歲，世新三年制編輯採訪科畢業。進入新生報社至今從事記者的工作已將近五年。

馮記者首先，他很謙虛的表明醫藥並非其所學，故當初跑醫藥新聞不免遭遇若干困擾，不過據同學們所知，他很努力的自我進修，不斷向醫藥界人士請益，所具備之醫藥有關之知識已很可觀，尤其對醫藥界長遠的發展，他的「記者眼」所看到的更比醫藥界人士更透徹，瞭解更深。我們知道醫院的管理可分事務管理和診療管理。事務管理如同舞台的後台管理，這部門是和一般事業機構的管理一樣，所以不必醫師也就可以勝任。反之，不是醫師，其他管理人才，例如企業管理人才，更加適合和稱職，因為現在所謂良醫良相實在是鳳毛麟角也。

醫院功能中最重要的當然是診療，醫院的特色及主要發揮其特色均在於其診療的如何發揮，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事務管理與診療管理，應雙重並重，不要顧此失彼，這樣才能腳踏實地的充分發揮醫院的功能。

故首先請馮記者比較國內各大醫院之行政管理與展望。

他表示，國內財團法人醫院管理最進步的當屬長庚醫院，因為它有這方面的專門人才張錦文先生的主其事。

榮總，因其參照外國最新式的管理，同時也相當注重員工福利，在一般醫院裡有它獨特的優點。台大制度老，但有穩固的基礎。三總則完全軍事化管理。總之各有特色，也各有利弊。

就設備來說，榮總預算充裕，設備不斷更新，故在某些方面居於領導地位。長庚，雖然它成立不久，但因籌備之時適逢經濟不景氣，當初所訂小部份儀器稍嫌過時，不過大體上說還是相當新的。台大則由於經費所限，有的設備稍嫌陳舊，但該院已能針對此一缺點，有計劃逐步更新及添購器材。

就長期發展來說：榮總設立之初已考慮到病房容量而預留餘地，現正陸續興建新病房之中。長庚在林口的醫學中心也有相當大的病房容量。台大偏於院地只能往高空發展，如不另外設法將來亦成問題。談到台大，他順便提到與其幾乎同樣古老的馬偕醫院，亦碰到病房不足的問題，但幾年前淡水分

院的設立順利地解決了這項困擾；他也認為馬偕有相當完美的制度。尤其是急診處不「太過留滯」病人較台大高明。

剛成立的國泰醫院，可說是台大醫院的衛星醫院。除人員可交流外，尤其可分擔台大容納不下的病人。但因其屬保險機構，將可能成為人壽保險醫院，且發展餘地有限，而停留在二百張病床之中型醫院。

談到我們的附屬醫院，他非常讚佩我們附設醫院的每一位工作同仁，雖然他們的薪水比一般公立醫院低，而工作份量却比外面多，然而他們却毫無怨言，仍然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盡心盡力地愉快而熱情地去幹，為北醫附設醫院開創一條光明的大道。

雖然附設醫院發展之初，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將稍嫌困難。但他很讚同江院長附設醫院之發展為社區醫院的主張，然後才成為醫學中心。他認為「一百元門診」是照顧中下市民的一大貢獻。至於將來的展望，他認為北醫土地廣大，腹地大，發展潛力大。同時本校教學陣容堅強，人才輩出，同時附設醫院也有推展的計劃，前途實在大有可為。

一個好記者可以做一非常漂亮的國民外交工作。有次，國際婦產科年會在台舉行，有些外國專家學者，會與青年記者攀談，從記者的口中獲知國內進步情形。留一深刻良好印象，在國際間頗受好評。

最後他說到經常有些醫師太過慎重，而不願將事實公佈出來，事實上新聞記者的任務之一便是推動社會教育而非製造事端，在發表一件事實之前，他必先作慎重考慮方才下筆。

他又說國內很少專為記者而設的醫學講習。至多，了不起的是榮總及台大有醫學教育性質的每日記者招待會，政大也曾舉辦過新聞記者講習會，但實際上並不够。

他希望北醫或其他醫學院能於寒暑假舉辦類似的專案訓練或講習會，至少與記者們溝通意見，供給更正確，更實用的醫藥衛生知識，間接達到教育

社會大眾與提高國人醫藥衛生知識水準的目標。

新聞記者「有時」也從事些社會服務工作，譬如說報導需要社會人士幫助者的新聞。嚴格的說這種工作應屬醫院社會服務部及報社的讀者服務部的範疇。

台灣新生報頗重視醫藥新聞，也注重社會服務，這都和讀者有切身的關係。像最近，與中華電視台「愛心」節目合作，幫助了一位腦瘤病童周嘉坤，募得醫藥費新台幣五十六萬餘元，救了他一命。

這張照片是新生報記者馮永寧（右）和先天性心臟病童「希西」（sisy）（中前）及其美籍領養人（中）、教會工作者（左）的採訪紀念照。

「希西」住在花蓮，家境貧寒，她的領養人在認領之前僅負照顧之責，後來表示，如果她心臟病開刀治好的話，就收養為女兒。

在新生報及教會的協力下，社會各界捐足了手術費用，領養人的同僚們則捐出了鮮血，由台大醫院張昭雄醫師開刀，結果手術極為成功。

現在「希西」已隨其養父母赴美定居，但他們一家將永遠記得中華民國。